

鐔津文集卷第六

孟七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愀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

孟七

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

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至于孟津不誥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

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  
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  
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  
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  
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

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  
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  
嬰冑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  
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  
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

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  
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  
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

五

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  
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  
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之  
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  
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

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

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強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

三五七

三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苟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契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詐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

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  
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人乎使禹得  
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  
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  
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  
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  
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執權謂王  
修信也而霸執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

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  
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  
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  
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  
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  
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  
方會諸侯自北杏柢幽十一主盟而諸侯皆  
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  
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  
召天王其章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

之功也不稱者或無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  
技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水以為好  
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  
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  
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  
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  
曰霸非古也亂王政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  
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含諸噫致合天下

五七

四

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滯溺而  
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  
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  
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  
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  
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  
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  
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  
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厚而終薄少讓而多  
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夫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

孟七

五

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

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

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蓋言卑而

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  
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  
蓋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  
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蓋言慎其出號令也  
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

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也或用或作則九  
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  
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  
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  
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責人道故曰人文也文  
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  
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

五七

六

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  
下保其德也示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停  
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  
待德而忘之也志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  
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散則其政失而其民散

第一九四册

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

質文者聖人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必質為故吾所謂文者蓋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

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孟七

七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

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其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而不能於藝君

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修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佃之耕夫以其能尚

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

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

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

孟七

八

所以詔人而學於德也德義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教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

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跌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

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  
出其已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  
所以感之者也而辯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  
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曰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

孟七

九

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  
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  
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  
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無全信义  
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

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  
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  
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  
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者所以應  
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

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  
嘗睽也吁豈天為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  
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  
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兩眼燠寒風五者  
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

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  
 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  
 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  
地名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鐘響此物之相此  
二字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

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  
 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  
 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  
 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  
 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  
 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  
 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賢之所得也  
 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

五七

五七

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故天下競  
 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  
 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  
 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  
 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

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顏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

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跋扈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脩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

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持也而君子不憚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耻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

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

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遜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

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修也禮不修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

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顏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卑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修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荀隱

孟七

十二

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sub>脫</sub>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永樂北藏

鐔津文集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

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

第一九四册

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孟

十三

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遇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惡小人

之加乎君子也遇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者怨不用君子也雖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

修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宜作  
勿無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

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

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已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

古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讒人者也讒人之惡存其心殺

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饑人肉而人皆能惡之少

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讒在徵誅讒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讒不徵則

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讒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成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讒人悛其心而殺人伏

孟七

十五

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

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情性之得失觀情

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千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

方髻鬢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憮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滛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

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斃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需是亦諛也而囂囂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

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曰  
日中則昃操刀則害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  
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邪而伊  
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  
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孟

士

九派

儒家者流其道尚倫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  
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  
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橫  
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

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  
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班固本其所出尊儒  
也司馬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  
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  
老為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  
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  
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豈班氏之智亦有  
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清而所短者隘柳  
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  
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楊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楊子為劇秦羨新長卿為封禪書也封禪之

五七

十七

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羨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邪是皆不宜為而為之也晁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諧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晁氏以赤

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後空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

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為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

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為者不  
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  
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  
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鐔津文集卷第六